

粒粒辛苦粒粒乐

李成林

傍晚,信步走在家乡的田埂上,看到黄澄澄的稻田,吮吸沁人心脾的稻香,心中溢满了幸福,思绪不由得飘回了童年时代。

当时农村实行的是集体生产,农民靠工分吃饭,我们这些10来岁的孩童们除了读书,就是放牛、放羊、打猪草。不过,我们最开心的是收麦、收稻的时候,可以拣麦穗、捡稻穗,建设自己的“小金库”。

在水稻收获的季节,大人们上午“割稻”,“割稻”就是把成熟的水稻用铧镰子割倒后摊铺在稻茬上,俗称“稻铺子”;下午则捆稻、挑稻把子,把前两天割过的已经晒干的“稻铺子”捆好,并挑到稻场上堆好,或直接摊铺在稻场上,用耕牛拉着石碾打场、脱粒。

大人们捆稻的时候,我们小孩子就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捡稻穗。通常情况下,队里的领导不允许捡稻穗的孩子离得太近,而是把我们赶到“稻把子”已经挑走的空旷地方,因为在那里捡稻穗,孩子们就不会顺手牵羊,从集体的稻把子里偷稻穗。我们在泥泞的稻田里弯腰弓背,睁着大眼睛,像鹰一样快速扫描着前后左右的稻茬缝隙,身体跟着眼睛,腿脚跟着身体,全然不顾脚下踩的是什麼。如果看到一枝、二枝……饱满的稻穗躺在草丛中的时候,那份快乐和激动真是无以言表……

大人们为了鼓励我们,规定我们自己捡的稻穗可以自己揉搓脱粒,装在自己准备的口袋里,按重量找他们换现钱。这些钱由我们自由支配,可以买本

子、买铅笔,如果捡的稻谷足够多,还可以买一个漂亮的文具盒。这些学习用品,平时跟大人们要钱买,是哀嚎哭泣都很难如愿的。为了这份“自由”和“奢侈”,我们不惜划破脚,扎烂腿,从这块稻田翻到另一块稻田,一路欢歌、一路吆喝,空旷的田野里洒满了我们娇小欢快的身影。

想到这里,我情不自禁地笑了。那时候生活虽苦,但苦中有乐。现在的孩子们,不会再为这一点小钱犯愁,更不会为发现一个硕大的稻穗而兴奋。他们在来之太易的养尊处优中,失去了劳动过程的快乐,也失去了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快乐。

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没有挨过饿,没有捡拾过稻穗的孩子,如何懂得这一粒粒的辛苦,一粒粒的快乐呢?

桂花月饼

孙丹

台风过后,一片狼藉。营业厅大门被推开,进来一位满头白发的大妈。她提着两只纸盒,喘着气走向柜台。

我马上起身相迎。大妈收起雨伞,戴上老花镜,填好快递单交给我。我提醒:“大妈,收件人地址不太详细,会退回来的。”

“没关系,就这样寄吧。”大妈摆摆手。

我照例检查物品——十几只冒着热气的月饼。“大妈,今天风大雨大,没紧急的事最好别出门。再说,你可以拨打183,快递员会上门收寄的。”

“闺女,我亲自来心里才踏实。”大妈笑了笑,望着我疑惑的眼神,解释道:“别看只是几只月饼,可都是我亲手做的,桂花馅的。”

三天后月饼退了回来,我联系上大妈。电话里,大妈说不过来取了,送给我们品尝。

下班了,我按快递单上

的收件人地址,拎着月饼,找到大妈家。

在大妈的絮絮叨叨里,时光回转到了解放前那年的中秋夜。她刚满十六岁的大哥被抓去当了壮丁,远去台湾,从此再无音讯。每逢中秋,桌上总要留几只母亲做的桂花月饼。

两岸恢复通邮后,大妈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大哥的住址,年年做好月饼,赶在中秋节前寄过去,年年因“查无此人”被退回。

“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们对大哥的牵挂还是扯也扯不断。”大妈噙着热泪,“桂花月饼,桂花是咱家那棵老桂花树上的,桂花年年开,大哥啥时能回来哟?”

“会回来的,一定会回来的。”我起身,紧握大妈的手,看着她充满期待的眼神,脸上一阵燥热。自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来,我有好多年没陪乡下的父母过中秋了,今年没有任何理由缺席了。

子夜听秋(五首)

李志胜

说话的花儿

微风透窗而入
把篱笆墙上攀爬的
丝瓜花的说话声送来
不辞劳苦

花儿说着天上的星星
说着地上的虫鸣

说着白日欲绽的心事
说着夜色掩映的秘密

说话的花儿清晰、轻松
偶尔一声谁的短叫
摘下头顶失色的花冠
将芬芳送予泥土

提灯的虫鸣

谁提着一只小小的灯盏
在清凉的风中游走
草丛和夜色是最好的隐藏
你却看不清秋天的来路

一阵紧似一阵的朗照
小小灯盏,小小的芬芳

一颗心躲在忧虑的小木屋
对你的幸福并不乐观

一只小小的灯盏高高在上
所有的睡眠沉入宁静
叶茎,花瓣,凝视的露珠
竞相为亮光打开一扇门

静

夜半了,雨还没有来
树枝、墙砖、花盆……
修筑的工事
都是无用功
来自路灯的光亮

士兵疲惫不堪
他们一点儿一点儿刨出来的
只是些细碎的风缕
惨白的虫鸣

风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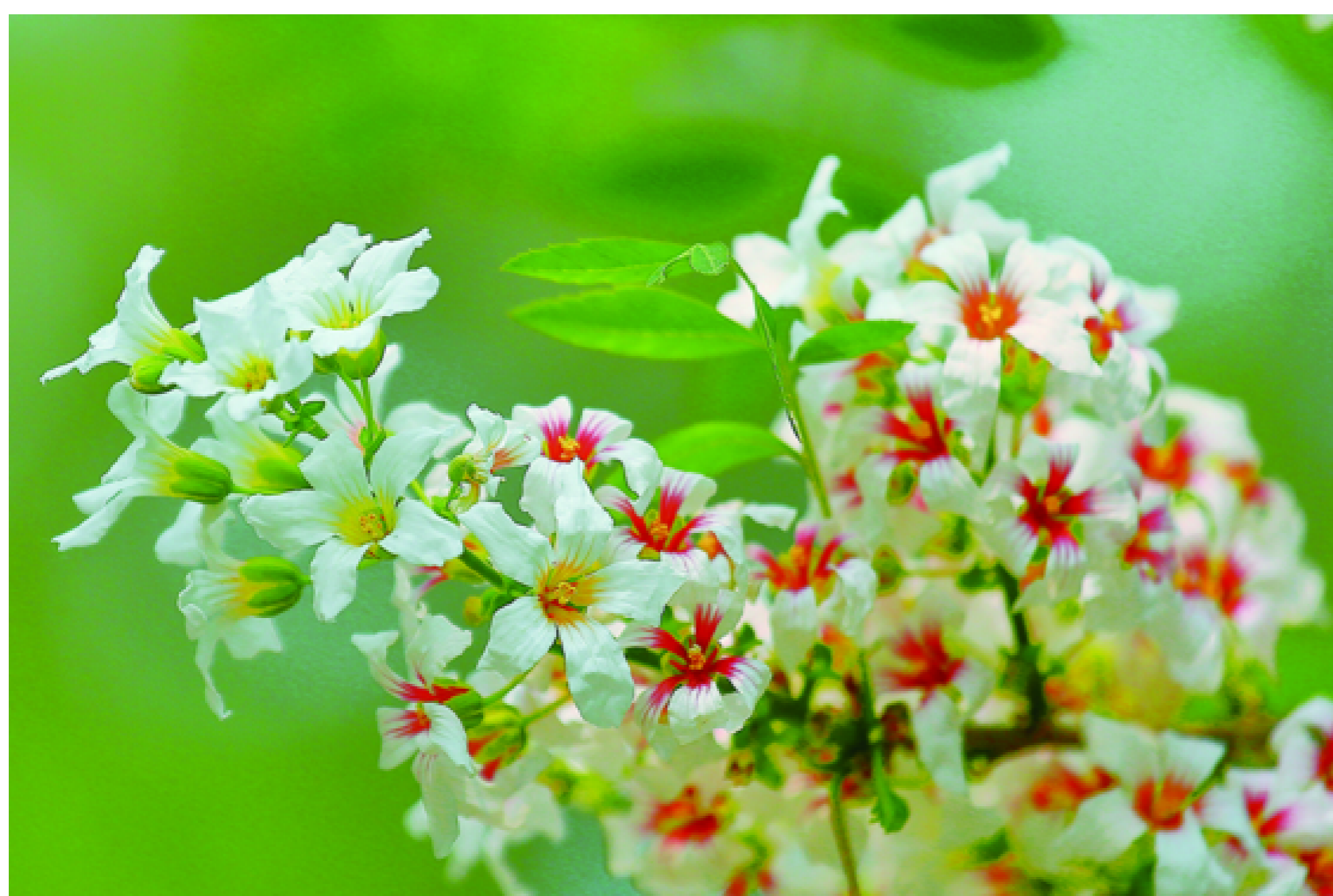
香汗化鱼,娇躯成霜
夜眠如睡猫
水车在历史长街
叮当叮当过往
鸡鸣、狗盗,藏不住
打更人的身影
笑话和传说厮磨不倦

月明滴漏急,风清也起浪
掩卷。梦醒。枕边丝丝凉
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
为油腻中年所弃
留一帧虫草小品,在侧
聊慰年少艳羨的
黄金屋,和颜如玉

桂花开了

蹑手蹑脚地敲门、推窗
小小的人儿
提着香囊。
你要告诉我什么呢?

天朗气清的日子
排着队,任我的目光眺望
丈量



花枝招展

李昊天 摄

清音袅袅,丝竹悠悠

李仙云

来到这座江南小城多年,早已听闻此地是江南丝竹发源地,从小听惯了铿锵激昂的秦腔,对“小、细、轻、雅”的江南民间音乐的青睐,缘起于那首诗“一曲丝竹心已醉,梦听余音夜不寐。内中奥妙谁得知?仙乐霓裳人间回”。

坐在古色古香、黛瓦白墙的“江南丝竹馆”,听着一曲曲悠扬婉约富有江南情韵的优美旋律,神思都跟随音律有了远意。一曲二胡独奏《二泉映月》,拉得悲凉哀怨,如泣如诉。闭目静听,我仿佛看到阿炳在冰凉月色中,将满腔辛酸泪尽洒丝弦中。我眼眸潮湿内心酸楚,这就是经典的魅力,它历经岁月沧桑,穿越百年风雨,依然打动人心。

最精彩的是位年过七旬的老艺人用口技表演的《百鸟朝凤》,他逗趣而滑稽的神情,让你时而感觉百灵鸟就在枝头清脆啾啾,时而又觉得群鸟在林间跳跃欢鸣,乐器加上精湛的口技,简直妙不可言,鼓掌喝彩声不绝于耳。

在古朴素雅的抄手游廊亭檐下,阳光静洒庭院,轻风游走于回廊窗牖,袅袅琴音似淙淙清泉荡涤红尘浸染之心。一位气质儒雅的二胡艺人,拉得韵味十足,那一刻,人乐合一,每一个音符都在描摹着江南水乡的秀丽婉约,我的神思也随他游走于江南街巷阡陌与迎亲队伍中,感受着粗犷朴实、气氛热烈的音乐,真是一场听觉盛宴。

当一位裙裾飘逸的红衣女子用二胡奏响“秦派音乐”的名曲《秦腔主题随想曲》时,在抑扬顿挫、铿锵有力、细腻里又透着些许粗犷的秦风秦韵中,我仿佛看到那“八百里秦川”的故土,瞬间就热血沸腾,情绪激昂,不由得轻哼它的歌词“黄帝开国五千年,老子骑牛入潼关,周公吐哺人归心,秦王挥动霸王鞭……”

我认定那优雅知性,琴弦拨弄间透着娴熟干练的二胡演奏者,定是我们三秦大地的女子,如此清丽而又飒爽,一问果然便是。在清秋洒满阳光的石阶上,我们相拥合影,亲如姊妹,是丝

竹牵线让我他乡遇同乡,让初遇像一场久别重逢。

从小就学习二胡和小提琴的我,对古琴也情有独钟,一直觉得那是一种很有灵性的乐器。倏然间,像是为了营造一种气氛般,雨丝轻洒于庭院,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气息。台上古琴音色低缓悠远,缥缈空灵,让人神思恍惚间进入一种超乎乐谱之上的“无声之乐”的恬淡虚无、烦恼皆消意境中。

台上一位清秀的女子身着汉服,气质温婉地弹奏着《梅花三弄》,我敛神静气侧耳细听,那流畅、优美的旋律,伴着滴嗒的雨声,动中带静,刚柔并济,我仿佛看到那一剪寒梅,在风雪中临水曲斜,傲然绽放,素蕊粉瓣飘逸着幽幽暗香。

丝竹雅韵,这江南独有的明快健朗、细腻清秀的“轻音乐”,让从小受“西北风”熏染的我听得情思缠绵,那悠悠音符如水轻濯蒙尘之心,总能将我的神思剥离凡尘,带入一种古韵悠然、自在空灵的美妙佳境中。